

■学前教育理论

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研究启示及展望

康立超,周萍,毛玉蕊,赵蕊

(青岛黄海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山东青岛 266427)

摘 要:无字绘本作为一种独特的儿童读物,不仅深受儿童的喜爱,同时无字绘本的阅读也能够有效地促进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并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因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相关研究,并从儿童无字绘本的概念与特点以及相关阅读机制、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关注特点以及无字绘本阅读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展望。

关键词:无字绘本;绘本;阅读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0)06-0074-08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0.06.012

Research Enlightenment and Prospect of Children's Wordless Picture Books Reading

KANG Li-chao, ZHOU Ping, MAO Yu-rui, ZHAO Rui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Qingdao Huanghai University, Qingdao 266427, China)

Abstract: As a unique type of children's books, wordless picture books are not only deeply loved by children,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This paper comb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reading of children's wordless picture book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reading mechanism of wordless picture books, the attention characteristic in the reading of children's wordless picture books, the influence of wordless picture books' reading on children's reading developmen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were put forward on relevant subject.

Key words: wordless picture books; picture books; reading

无字绘本作为一种依靠图画语言来表达故事与观念的文学体裁,深受各个年龄阶段儿童的喜爱。无字绘本打破了文字阅读的限制,为低龄以及学前阶段儿童探索阅读的世界提供了窗口与机会。因此,无字

绘本阅读对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效果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部分研究者也验证了无字绘本阅读在促进儿童阅读发展方面的有效性。本文从国内外无字绘本阅读的相关研究入手,对无字绘本的概念与

收稿日期:2020-03-03;修回日期:2020-03-15

基金项目:青岛黄海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19RW12)

作者简介:康立超,男,河北唐山人,青岛黄海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周萍,女,山东青岛人,青岛黄海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二语习得,学前教育实践;毛玉蕊,女,山东滨州人,青岛黄海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赵蕊,女,辽宁铁岭人,青岛黄海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幼儿社会性发展。

特点及相关阅读机制、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关注特点、无字绘本阅读对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对儿童无字绘本阅读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定建议与展望。

一、无字绘本的概念与特点及相关阅读理论

(一)无字绘本的概念与特点

无字绘本,望文生义,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完全没有文字的绘本。然而,这一定义并不严谨。实际上,无字绘本并非完全无字,在许多无字绘本中通常包含了少量的文本,比如无字绘本中的文字性标题、部分无字绘本中包含少量的词汇或者拟声词、以及有些无字绘本的图画中还包含着一些文字性标识等等,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无字绘本应包含“完全无字的绘本”(wordless picture book)和“几乎无字的绘本”(almost wordless picture book)两种主要类别^[1-2]。

不同于有字绘本,无字绘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主要利用图画语言来传达完整的故事,在无字绘本中,视觉图画承载着故事的意义,并发挥着故事叙事的功能^[3]。儿童在阅读无字绘本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利用图画中的视觉元素线索,来建构图画所承载的故事结构与意义,并最终获得对故事内容的理解^[4]。并且,相较于有字绘本,无字绘本也有其独特的优势,由于没有文字阅读的限制,使得儿童原来用于解码文字的认知资源能够转移到图画以及故事内容的深度理解中,进而促进了儿童阅读理解的发展^[5]。另外,由于图画语言比文字语言更具形象性,儿童能够充分地从中解读到更多的细节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儿童对故事结构的进一步理解,并促进儿童产生更加多元化的故事叙述^[3]。

无字绘本阅读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低龄以及学前阶段的儿童来说,其思维具有具体形象性的特点,认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儿童的识字量往往有限,这都限制了儿童对于阅读世界的探索^[6-7]。而无字绘本的图画语言更能够贴近儿童的思维与认知特点,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儿童读物,不仅打破了不同文化、种族与年龄之间的壁垒,还利用无声的力量使得所有的儿童都可以不受语言和文字的限制来欣赏和阅读无字绘本^[1,8]。因此,它也是一种理想的儿童读物。

此外,阅读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幼儿在阅读中会产生注意、记忆、想象及思维等心理现象^[9]。在无字绘本阅读过程中也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现象,无字绘本阅读能够有效地促进幼儿诸如顺序思维能力、视觉辨别能力、推理能力以及想象力的发展^[3,10]。并且,无字绘本阅读也能够为幼儿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进而推动儿童未来阅读能力的发展。

(二)无字绘本阅读的相关理论机制

1.基于交易理论的无字绘本阅读

Rosenblatt 在她的交易理论中介绍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的动态交易过程^{[11]451-479}。交易理论本身是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亚瑟·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在《知与众知》(Knowing and the known)一书中用“交易”一词代替了“交互”一词,他们认为“交互”暗示着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是一种旧式的刺激-反应过程,是一个客体作用于另一个客体,而“交易”则旨在消除这种主客体的分离,是一种一元论主义,它更注重观念的持续往复、来回的、供给的互动螺旋式且彼此互为条件的关系,表明整体情境的各部分之间是交互的关系^{[6]452[12]}。Rosenblatt 认为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是动态情境的两个方面,意义不是单独存在于读者或文本中,而是存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易过程中^[6]。

从交易理论的观点来看,无字绘本阅读不再是儿童简单的对图画中视觉元素进行解码的过程,而是一次的儿童与图画文本之间的独特交易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了儿童独特的情感与经验。在无字绘本阅读中,故事意义本身并没有停留在儿童和文本身上,而是在儿童与文本的交易过程中出现的^[6]。无字绘本中的图画为幼儿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与故事情境^[5],在阅读过程中,儿童不仅仅利用无字绘本中的视觉元素来构建自己的故事理解,还会结合自身的目的、情感、社会背景与经验等来建构专属于儿童自己的故事意义,进而产生儿童与文本之间的动态联系与交易。

2.基于对话、关系视角的无字绘本阅读

Lysaker 和 Alicea 在交易理论的基础上,从对话与关系的视角研究并理论化了学前儿童无字绘本的阅读投入。

首先,从对话关系的视角,Lysaker等人认为在阅读过程中包含着自我对话与文本对话两方面。在自我对话中包含了儿童与过去、现在和未来想象中的自我的对话。这种自我对话的概念意味着除了背景知识等认知资源外,儿童还会将自身情感、人际关系等带入阅读体验中,从而为激发儿童与故事文本建立关系提供材料,而文本对话是指在故事文本中蕴含着多样化的观点与声音,这种多样化的观点与声音邀请儿童与故事世界中的人物进行对话活动^[5]。文本对话的观点将故事文本作为了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环境和对话对象,从而帮助儿童重新建构一个替代性的,能够分享自身的认知资源以及情感资源的故事情境。

其次,基于儿童的心理理论(儿童对自身及他人思想的理解),儿童在阅读的世界中也会被要求与故事中的他人分享情感、思想和意图,这需要儿童想象其他人可能在想什么、在感受什么或想要干什么。但是,由于这一过程是发生在故事情境而非真实的语境中,因此Lysaker等人用社会想象力(Socialimagination)一词来定义这一过程,他们认为社会想象力能够帮助儿童进入对话,并在虚构的故事世界中替代性的与其他角色建立关系^[5,13]。

无字绘本阅读不同于有字绘本的阅读,它不再需要儿童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到文字解码上^[5]。无字绘本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情境,图画含义的模糊性也为儿童多样化的意义建构提供了可能。儿童在阅读无字绘本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对话和文本对话与故事文本之间产生交易,并重新建构一个能够替代性地分享其自身情感与认知资源故事情境,在这个新的故事情境中,既包含了现实世界中的部分自我,又包含了故事世界中的自我,这一对话与情境重构的过程为儿童提供了将现实世界经验转移到故事世界的机会^[5]。而社会想象力的运用则促使儿童去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了解角色的行动方式,进而促进儿童建构连贯的阅读理解。

二、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注视特点

无字绘本的特点在于它主要是利用图画语言来叙述完整的故事。无字绘本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视觉线索,儿童在阅读过程中也会利用并解释这些视觉线

索,并建构出完整的故事结构,而故事结构的建立也影响着儿童阅读理解的建立^[4,14]。因此,研究与探讨在无字绘本阅读过程中儿童如何关注并利用这些视觉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眼动研究仍然较少,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利用眼动追踪技术探讨了儿童在无字绘本阅读过程中的注视特点。

(一)图画形象区是儿童关注的重点区域,儿童对角色元素的关注程度最高

儿童在无字绘本的阅读过程中,图画形象(角色形象、地点形象、时间形象)是儿童阅读关注的重点区域。韩映虹和王静将无字绘本页面划分为整幅图画区域、图画形象区域、图画背景区域,并探讨3-6岁幼儿在阅读无字绘本时对这三个区域的关注情况,研究发现,幼儿主要关注图画形象区域,并且对角色元素关注程度最高,对时间和地点元素的关注较少,其中3岁幼儿相对于4岁幼儿,他们对角色元素的关注逐渐增长,而4岁幼儿相对于5岁幼儿,5岁幼儿对于角色元素的关注少于4岁幼儿,这也说明5岁幼儿对整幅图画的把握加深,逐渐转向对时间和地点元素的关注。此外,研究还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幼儿对故事主题元素(故事的引发事件,故事角色想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的理解程度加深,并且对故事结局元素的关注程度也逐渐加深^[10]。

(二)阅读方式能够影响儿童的无字绘本阅读关注

不同的阅读方式或方法影响着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眼动模式。韩映虹和王静探讨了在分享和自主两种阅读方式下的无字绘本阅读对5-6岁幼儿眼动模式的影响,并将图画划分为四个兴趣区:整幅图画区、主角区域、细节区域、关键信息区域,研究发现与自主阅读相比,进行无字绘本分享阅读的幼儿的总阅读时间较长,注视次数也较多,分享阅读的幼儿能够保持长时间的有效阅读,并能够获得较多的信息,而自主阅读的幼儿要比分享阅读的幼儿相对较早地关注到了无字绘本中的细节信息^[15]。这一研究也说明了不同阅读方式或方法能够影响学前儿童无字绘本的阅读效果。

三、无字绘本阅读与儿童的阅读发展

无字绘本阅读与儿童的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息

息相关,无字绘本阅读能够帮助儿童学习如何处理和阅读一本书(如从上到下和从左到右阅读),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能够促进儿童阅读理解、口语技能以及视觉素养能力的发展,发展他们阅读的兴趣与信心,甚至能够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发展^[16-18]。此外,无字绘本在教学中的运用还能够有效提高教师与儿童之间的互动以及教师的支持水平。

(一)无字绘本阅读与儿童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

无字绘本阅读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同于有字绘本的阅读,儿童在阅读无字绘本时,不仅在阅读方式上可以有更多样化的选择,同时他们对无字绘本内容的解释也更加具有开放性^[4]。儿童在理解与建构无字绘本故事意义的过程中不仅要搜索和利用图画中的视觉线索,还要结合自身的经验与知识并运用多种阅读策略来实现整个的阅读理解过程,最终实现对故事内容的理解^[4,19-20]。

1. 儿童无字绘本的阅读理解是一种多样化的阅读策略运用过程

无字绘本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图画元素,图画不像文字那样需要按照严格的线性顺序进行排列,而是按照空间顺序进行排列的,因此图画的阅读也是一种非线性的过程^[21]。这也就要求儿童在阅读无字绘本时要充分地运用各种策略来对视觉线索做出解释。

Lysaker 和 Hopper 研究了一名 6 岁学前儿童的无字绘本早期阅读策略,通过分析儿童的故事叙述发现在无字绘本阅读过程中儿童会使用搜索和交叉检查策略(即通过搜索图画以及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来获取信息,并与正在建构的意义和叙述进行比较)、自我校正策略(即阅读的新信息与已阅读的内容难以在意义与语言结构上保持一致时,则会产生自我校正)、重复阅读策略来支持自己的阅读理解与故事叙述的建构^[14]。

同样地,Lubis 研究了一名 6 岁学前儿童的无字绘本阅读理解过程,研究发现学前儿童无字绘本阅读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建构意义:(1)先前的知识经验,儿童将自己先前的知识与经验代入阅读中,并影响儿童对图画元素的解释;(2)互文性,互文性即读者在阅读新文本时会对比自己阅读过的其他文本与新文本之间的联系,并支持自己阅读新文本,而儿童的无字绘本阅

读也会利用互文性的策略;(3)观点采择,儿童需要从图画中的多个故事角色来获得不同的观点,并支持自己的理解;(4)积极的游戏行为,儿童在无字绘本阅读中会利用各种游戏性的动作和手势来解释和分享他所理解的故事。

这些研究表明儿童在阅读无字绘本时会积极地运用各种阅读策略来获得故事信息,阅读时会结合自身的知识经验并利用自我校正和重复阅读策略来修正和深化自己的意义建构过程。同时,儿童还通过书籍、电视和其它媒介的联系,将原本简单的故事阅读转变为更为复杂的、层次丰富的互文体验^[12],积极地分析角色来获取观点,尝试与角色进行对话,形成与文本的动态交易,并利用游戏化的动作来丰富自己的阅读理解过程。

2. 儿童对无字绘本阅读理解的水平随年龄增长逐渐深化

王静和韩映虹利用故事结构测验与故事内容理解测验考察了 3-6 岁幼儿无字绘本的阅读理解特点,其中故事结构包含背景(角色、地点、时间)、主题(引发事件、目标)、情节(次级目标、尝试和结果)以及结局,故事内容理解则主要包含显性阅读理解问题(包括故事的角色、背景、引发事件、问题及问题解决结果等)与隐性阅读理解问题(有关角色的感受、对话、故事中的因果关系、情节预测和故事主题等需要进行思考并推理的问题),研究发现幼儿对无字绘本的故事理解水平随年龄增长逐渐发展,故事结构的理解能力不断增强,最先掌握故事主题和结局,其次是背景和情节,且幼儿欠缺对转折情节的理解能力,幼儿对无字绘本故事内容的理解逐渐深入,但对明确信息的理解最好,对隐含信息的理解最差^[21]。这一研究也证明了儿童在能够阅读文字之前就具备了建构阅读理解的能力。

(二)无字绘本阅读与儿童故事叙述能力的发展

故事叙述能力的发展是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一环,并且儿童的叙述能力是他们未来语言和学业表现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22-23]。无字绘本的阅读能够影响儿童故事叙述能力的发展,并且儿童的故事叙述与他们的阅读理解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10,24]。

1. 相较于有字绘本,无字绘本在促进儿童的语言产出上更具价值

无字绘本具有很强的语言扩展能力,即使是重复

阅读一本绘本,儿童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与叙述,并且无字绘本也能够激发儿童对故事叙述结构的早期意识^[25]。Chaparro-Moreno, Reali 和 Maldonado-Carreno 将 52 名 4-5 岁的学前儿童分为两组(一组阅读无字绘本,一组阅读有字绘本),并考察有字绘本和无字绘本在促进幼儿语言产出(词汇数量、词汇类型、话语数量、对话长度)上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两种条件下教师与幼儿的语言产出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无字绘本阅读组幼儿的词汇数量、词汇类型以及话语数量都显著高于有字绘本阅读组的幼儿;其次,在无字绘本阅读条件下,教师产生了更多的词汇类型^[3]。这一研究也证明了无字绘本在促进儿童语言产出与叙述上更具潜在价值。

不同的无字绘本对儿童的语言产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Heilmann, Rojas, Iglesias 和 Miller 使用 5 本“青蛙系列”无字绘本来考察其对双语儿童(英语、西班牙语)语言产出(话语数量、话语长度、不同词汇数量、叙述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语种并没有显著影响儿童阅读无字绘本中语言产出,但是不同的无字绘本在儿童的语言产出上存在一定影响,儿童在不同类型的词汇数量上存在一定差异^[26]。这说明不同的无字绘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语言产出。

2. 无字绘本阅读是促进儿童故事叙述的有效方式

无字绘本能够为尚不能阅读文字的学前儿童提供支持,并增进他们阅读故事与叙述故事的信心^[27]。儿童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发展了对于故事叙述的意识,展现出他们对故事顺序的理解,练习了故事讲述的口语技能并增强了他们的认知能力^[1]。由此可见,无字绘本是促进儿童故事叙述的一种有效方式。

Rizqiyani 和 Azizah 研究了无字绘本在提高学前儿童故事叙述能力方面的影响,研究探讨了 30 名 5-6 岁学前儿童阅读无字绘本后,在故事叙述的想象力、词汇丰富性以及故事叙述的自信心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过无字绘本阅读后,儿童在后测中的故事叙述的想象力和词汇丰富性方面的表现更好,并且儿童的故事叙述表现也更具自信心。

国内研究者对无字绘本在促进儿童故事叙述能力方面的作用也进行了探讨。如李辰采用实验干预的方法探讨了无字绘本分享阅读对中班幼儿故事叙

述能力的影响,研究选取了两个平行中班(一组为实验班,一组为控制班),对实验班幼儿共进行了为期 6 周的无字绘本分享阅读干预,研究结果发现,对比控制组,无字绘本分享阅读有效地高了实验组的故事叙述得分^[28]。

王艳则探讨了在不同阅读方式下阅读无字绘本对 4-5 岁幼儿的故事叙述的影响,一组幼儿采用了倾听阅读的形式,而另一组幼儿则采取自主阅读的形式,并将故事结构划分为故事背景(时间、地点、角色)、故事起因、尝试行动(角色的行动目标)、内在情感(角色情感、感受的表达)、故事结果几个维度,进行了为期 8 周的干预,结果发现,不论是分享阅读还是自主阅读无字绘本,幼儿的叙述能力都有一定的提升,进行分享阅读的幼儿,他们在“故事背景”“尝试行动”“内在情感”“故事结果”等方面表现的更好^[29]。

可以发现,无字绘本不仅在促进儿童的语言产出上具有潜在的价值,还能够帮助学前儿童在故事叙述方面建立信心,增进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促进他们各方面阅读能力的发展。同时前人研究也表明,无字绘本阅读在促进儿童故事叙述能力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三)无字绘本阅读与儿童视觉素养的发展

无字绘本的阅读常常与儿童的视觉素养相联系,视觉素养通常是指对环境或图画中视觉刺激的理解,其中涉及了个体利用线条、形状、颜色等视觉元素来解释动作,识别对象并理解符号信息等一系列复杂过程^[30-31]。无字绘本作为一种以图画为主要载体的儿童读物,在促进儿童视觉素养能力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潜力^[31]。

Donna 和 Smith 早在 1982 年就论述了无字绘本在培养儿童视觉素养方面的潜在价值,他们认为在无字绘本中包含着几个方面的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往往与故事的主线相联系并影响着儿童的故事理解:(1)线条和形状的应用,线条和形状的应用往往承载着隐含的信息(如温和的曲线可能与温暖的情境相关,而木质物品可能常用矩形);(2)空间的利用,如空间视角的变化:拉近、拉远、俯视等;(3)颜色的运用,颜色往往承载着重要的信息,如通过树的颜色判断季节;(4)象征主义元素,无字绘本中往往会利用各种象征性的符号

来传递信息,如交通标志等。除此之外,无字绘本中往往还存在着大量的细节信息,这些都为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的视觉素养能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然而,目前关于无字绘本阅读与儿童视觉素养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是论述与分析类文献,较少有实证性的研究来验证和支持无字绘本在促进儿童视觉素养发展上的效果与价值。

(四)无字绘本阅读与儿童创造力的发展

在阅读无字绘本时,儿童搜索并解释视觉元素,结合自身的经验与情感,创造出一个不同于原作者的新情节,这本身就是一个运用想象力进行创造的过程。无字绘本也可以与创造力相关联,由于脱离了文字的限制,无字绘本能够给予儿童更大的想象空间^[10]。

Yang, Cheng 和 Chou 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研究了无字绘本阅读对 4-5 岁幼儿创造力的影响,定性类数据的收集主要包括专业艺术类人员对干预前后儿童绘画作品的创造力评估、日常观察与访谈数据,定量数据的收集则主要是通过将幼儿分为实验组(29 名儿童)和控制组(27 名儿童),实验组儿童接受 12 周的无字绘本阅读干预,控制组则保持正常教学,并利用“儿童图画创造力测验”和“儿童创造力测验”收集前后测数据,研究发现,无字绘本的应用有助于儿童在绘画作品中发挥创造力,无字绘本阅读也能够有效地改善儿童整体的创造力表现。这一研究验证了无字绘本在促进儿童创造力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儿童这种创造力的发挥也是对其故事想象力的一种反映。

(五)无字绘本与阅读教学中的师幼互动

绘本阅读活动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活动,在阅读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儿童的互动与指导质量影响着儿童的语言能力的发展^[32-33]。而故事叙述是阅读教学活动中的—种基本形式,这一活动形式能够促进课堂互动,并发展儿童的语言技能,教师与儿童在这种互动活动中能够为儿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为儿童提供基本的故事叙述模型^[30,34]。有研究者发现,相对于有字绘本,无字绘本在促进故事叙述活动中的师幼互动的效果更好^[3,30]。

Mulatsih, Hanif, Suharno 和 Anitah 对比了使用无字绘本和有字绘本在故事讲述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效果,他们利用 CLASS 评估系统评估了不同幼儿园的 3

个班级(每个班级包含 2 名老师 10 名儿童)在故事叙述活动中使用无字绘本和有字绘本时的师幼互动质量,研究发现,对比有字绘本,无字绘本能够促进更高质量的教师反馈,在提升课堂互动的效果上有着更积极的作用,阅读无字绘本时教师有着更高质量的支持水平^[30]。Chaparro-Moreno 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见前文)也使用了 CLASS 评估系统评估了在阅读无字和有字绘本时的师幼互动质量及其对儿童语言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字绘本组有着更高水平的互动以及更高质量的教师支持水平,而高质量的教师支持也促进了儿童的语言产出^[3]。

综合前人研究,可以发现,在课堂阅读教学活动中,无字绘本的利用能够促进更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以及更高水平的教师指导和教师反馈。而高质量的指导与反馈促进了儿童更丰富的语言产出,反过来,儿童丰富的语言产出又进一步引发了高质量的互动^[3]。

四、关于无字绘本阅读的建议及展望

(一)鼓励儿童阅读无字绘本

作为一种以图画为主要载体的儿童读物,图画的具体形象性为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儿童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图画语言,使儿童的阅读不再受文字的限制,给予了儿童探索阅读世界的机会。

无字绘本阅读不仅能够促进儿童早期读写和语言技能发展,同时它在促进儿童视觉素养以及创造力的发展等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尚不能独立进行文字阅读的学前儿童来说,无字绘本更符合其具体形象思维的特点,也更有利于促进学前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帮助学前儿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阅读兴趣,改善幼儿的视觉素养与创造力,并帮助幼儿建立阅读的自信心。因此,家长和教师要关注无字绘本的价值,鼓励儿童阅读无字绘本,并根据教育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有字绘本和无字绘本,帮助幼儿发展他们的阅读能力。

(二)教师和家长要关注在阅读活动中对无字绘本的运用

在日常的阅读活动中,教师和家长要关注对于无字绘本的选择与使用,一方面在于无字绘本能够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视觉资源,并锻炼儿童各方面的阅读能

力,另一方面无字绘本也能够引发教师与幼儿以及家长与幼儿形成良好的互动,进而产生更高质量的反馈与指导水平,并引发幼儿更积极的语言产出,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时,儿童积极的语言产出也为更高水平互动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此外,无字绘本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和家长的语言产出,进而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故事叙述与理解模型。因此,对于教师和家长来说,要积极地阅读活动中使用无字绘本,形成良性的阅读互动环境,帮助幼儿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

(三)利用眼动追踪技术来探索儿童的无字绘本阅读

不同于有字绘本,儿童在阅读无字绘本时不需要再分配更多的注意到文字解码中,因此儿童可以将更多的注意资源分配到对图画视觉元素的搜索与分析中,而眼动分析技术恰好为我们了解儿童的这一内部认知过程提供了窗口。眼动分析可以提供人在进行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即时加工数据,并实现对人的心理活动进行精细的分析^{[35]28}。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儿童无字绘本阅读的眼动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更多的是停留在对儿童的图画元素关注情况与特点的探究这一层面,较少有研究将儿童的关注特点与儿童的视觉素养、阅读理解能力、叙述能力、儿童的判断、推理等认知能力的发展相联系,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未来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

(四)关注无字绘本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研究

儿童的绘本阅读活动往往是在成人的参与下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了儿童、成人与绘本三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易。不同类型的绘本影响着阅读活动中的互动质量,部分研究者也已经证明了相比于有字绘本,无字绘本在促进高质量的互动与支持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有效促进儿童的语言产出。

然而,在现实的阅读活动中,除了无字和有字绘本,还存在着各式各样阅读材料与形式,未来随着发展的深入以及人们对儿童阅读的重视,儿童阅读资源的呈现方式会更加丰富,然而仍然不知道的是,这些阅读材料在实际教学应用中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如何?它们如何影响教学活动的互动效果?对幼儿的阅读能力发展又存在哪些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如何挖掘无

字绘本的深层次价值,如何将无字绘本与其他形式阅读资源进行有效结合,应该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五)关注儿童无字绘本的筛选与本土化创作

随着研究者们对于绘本阅读价值的认可以及相关的研究的深入,一线教育工作者对于品质优良的绘本也越来越渴求。虽然部分研究者针对当前绘本的筛选与利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定的选择原则,但是目前针对如何选择与利用无字绘本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且缺乏较为科学的筛选标准。此外,当前国内无字绘本更多的是直接选用国外作者创作优秀作品,而本土化的无字绘本创作仍然较少。因此,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关注到无字绘本的筛选研究以及适合中国国情和幼儿年龄发展特点的本土化的创作研究,未来的这些研究都将极大的丰富和促进儿童对优秀的无字绘本作品的阅读。

[参考文献]

- [1] Serafini F. Exploring Wordless Picture Books [J]. The Reading Teacher, 2014, 68(1): 24-26.
- [2] Jalongo M R, Dragich D, Conrad N K, et al. Using wordless picture books to support emergent literacy [J]. Childhood Education, 2012, 74(1): 167-177.
- [3] Chaparro-Moreno L J, Reali F, Maldonado-Carreño C. Wordless picture books boost preschoolers' language production during shared reading [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7, 40:52-62.
- [4] Lubis R. The Progress of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Wordless Picture Books [J]. Advances in Language & Literary Studies, 2018, 9(1):48.
- [5] Lysaker J T, Alicea, Z A. Theorizing fiction reading engagement during wordless book reading [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017, 37: 1-10.
- [6] 王静, 卢清. 儿童绘本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3(12): 14-17.
- [7] 张翠云. 基于绘本阅读促进幼儿适应性心理品质发展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4(5): 6-9.
- [8] Gillicuddy A M. Breaking down barriers with wordless picturebooks: "The silent books exhibition, from the world to Lampedusa and back" [J]. Studies in Arts and Humanities, 2018, 04(2): 108-122.
- [9] 惠雪莉, 阳德华. 幼儿阅读心理与绘本阅读指导 [J]. 陕西

- 学前教育学院学报, 2017, 33(1): 79-88.
- [10] Yang C H, Cheng J C, Chou M J. Empowering children's creativity with the instruction of wordless picture books[J]. 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2016, 4(7): 1-16.
- [11] Alvermann D E, Unrau N J, Sailors M, et al.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literacy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12] 孙婷. 基于“交易理论”的语文阅读审美经验研究[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16.
- [13] Lysaker J T, Tonge C. Learning to understand others through relationally oriented reading [J]. The Reading Teacher, 2013, 66(8): 632-641.
- [14] 韩映虹, 王静. 学前儿童无字图画书故事元素注视的眼动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61-66.
- [15] 韩映虹, 王静. 不同阅读方式下5-6岁幼儿无字图画书阅读的眼动研究[J]. 学前教育研究, 2013(9): 21-27.
- [16] Jalongo M R, Dragich D, Conrad N K, et al. Using wordless picture books to support emergent literacy [J].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2002, 29(3): 167-177.
- [17] Gibson J. Text optional: Visual storytelling with wordless picturebooks[J]. Children and Libraries, 2016, 16(2): 3-7.
- [18] Arif M M. Reading from the wordless: A case study on the use of wordless picture books[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08, 1(1): 121-126.
- [19] Crawford P A, Hade D D. Inside the picture, outside the frame: semiotics and the reading of wordless picture books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ildhood Education, 2000, 15 (1): 66-80.
- [20] 王静, 韩映虹. 无字图画书故事理解特点研究[J]. 上海教育科研, 2016 (4): 90-93.
- [21] Lysaker J T, Hopper E. A kindergarten's emergent strategy use during wordless picture book reading[J]. The Reading Teacher, 2015, 68(8): 649-653.
- [22] Mun-oz M L, Gillam R B, Pen-a E D, et al. Measure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fictional narratives of latino children[J]. 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 2003, 34(4): 332.
- [23] Bishop D V M, Edmundson A. Language-impaired 4-year-olds: Distinguishing transient from persistent impairment[J]. The Journal of speech and hearing disorders, 1987, 52(2): 156-173.
- [24] Paris A L, Paris S G. Assessing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in young children[J].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003, 38 (1): 36-76.
- [25] Hu R, Liu X M, Zheng X. Examining meaning making from reading wordless picture book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y three bilingual children[J]. 2018, 18(2): 1-25.
- [26] Heilmann J J, Rojas R, Iglesias A, et al. Clinical impact of wordless picture storybooks on bilingual narrative language produc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Frog' sto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2016, 51(3): 1-7.
- [27] Rizqiyani R, Azizah N. The influence of wordless picture book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torytelling among preschool students [J].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2018, 326: 427-430.
- [28] 李辰. 无字图画书分享阅读对中班幼儿看图讲述能力的影响研究[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4.
- [29] 王艳. 无字图画书的不同阅读方式对4-5岁幼儿叙事能力影响的研究[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5.
- [30] Donna R, Smith H M. Teaching Visual Literacy through Wordless Picture Books [J]. The Reading Teacher, 1982, 35(8): 928-933.
- [31] 殷宝媛. 培养学生视觉素养策略的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 [32] Justice L M, Mashburn A J, Hamre B, et al. Quality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preschool classrooms serving at-risk pupils[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08, 23(1): 51-68.
- [33] Mulatsih Y L S, Hanif M, Suharno S, et al. Improving class interaction using hand-made wordless picture series for preschoolers during storytelling[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4(1): 6-11.
- [34] Silva M, Strasser K, Cain K. Early narrative skills in Chilean preschool: Questions scaffold the production of coherent narratives [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4, 29(2): 205-213.
- [35] 闫国利, 白学军. 眼动研究心理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王亚婷]